

# 一桩血案让梅孟之恋蒙上阴影



李伶伶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长久以来,孟小冬这个名字,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,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,一介名优,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、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。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、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。于是,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,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,梅兰芳。本书还原历史,廓清真相,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,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。

[上期回顾]

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,婚后生有一子一女。为了更好地帮助丈夫的事业,王明华做了绝育手术。不料,两个孩子先后夭折。为了延续梅家的香火,梅兰芳娶了福芝芳。实际上,在福芝芳和孟小冬之间,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,常被忽视,她是刘喜奎,在上世纪二一十年代,她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。

热点关注

## 孟小冬被梅兰芳金屋藏娇

梅兰芳和孟小冬,他俩从恋爱到结婚,都是避人耳目神秘秘地。就连新房,也只是设于冯(幼伟)宅之中。春暖花开时节,具体说,大约4月份,梅、孟从冯宅迁出移居东城内务部街,原因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,有人打听到久不露面的孟小冬早已被梅兰芳藏在冯宅,而且两人还秘密结了婚。这一来,冯宅是待不下去了,于是搬家。

无论居于冯宅,还是住在新居,孟小冬总也脱不了被梅兰芳金屋藏娇的感觉。既是秘密成婚,她就不能公开登台,也不能公开以梅夫人的身份露面。

为解小冬寂寞,梅兰芳购置了一台手摇唱机,又捧回来一叠唱片。白天,孟小冬靠听唱片打发时间,回味她在舞台上的辉煌,感慨逝去了的艰辛又美好的岁月。在梅兰芳的鼓励下,她还读书识字,习画临字。她那么早就学戏登台,自知文化欠缺,一直有心要补足这一课。

不过,两人毕竟是新婚,生活总是温馨而甜蜜的。这从后来公开的一张梅兰芳游戏照片上可窥见一斑。照片上,梅兰芳身着家居装,右手叉腰,左手做了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在灯光的映衬下,投射在他身后的白墙上,显出一个鹅头的影像。在照片的右侧,是孟小冬的笔迹:“你在那里做什么啊?”在照片的左侧,梅兰芳回答道:“我在这里做鹅影呢。”梅兰芳难得如此活泼幽默充满生活情趣,看得出来,此时,他的心情是极其轻松和愉悦的。

## 媒体报道血案只字未提孟小冬

整个1927年,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。上半年,他春风得意,新婚燕尔,身边有佳人相伴;在艺术上,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,而且开始深入人心,这是他在继“伶界大王”之后的又一个美称。然而下半年,他却卷入一场血案之中,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,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。这桩案件的过程虽然有些离奇,可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,警方不仅当场将罪犯击毙,案件也很快处理完毕。可是,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案件,却又因为不为人知的缘故,竟变得扑朔迷离。

这桩“血案”的真凶到底是谁,迄今仍有两个版本,一说李志刚,一说王惟琛,令人难下结论。版本之一来自报刊对案件的报道。各报刊的报道虽然略有出入,但大体情节相差不大。

1927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,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,开始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住宅门口徘徊,晚上9点左右,梅兰芳的司机发动了停在门口的汽车,到东四9条35号冯幼伟家,去接与众友人在那里为黄秋岳祝寿的梅兰芳。年轻人见了,拼命在后面追赶。

司机到了冯宅,便将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举止说给其他来客的司机及冯宅看门人听。大家便到门口去向年轻人问究竟,答是家里有急事,来向梅老板求救。大家见他衣着整洁,面目清秀,不像是一个无赖,问他姓名,答叫李志刚。便有一位仆人去上房通报梅兰芳。梅兰芳说,我并不认识此人。坐在一边的编号

“夜壶三”的《大陆晚报》经理张汉举便起身走出来察看。

李志刚见到张汉举,脱帽鞠躬后说,他与梅兰芳的确不认识,但他祖父与梅兰芳有旧,现已逝世3天,停尸在床,无钱入殓,因此求助于梅兰芳。李志刚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,交给张汉举,同时又挥泪跪下,样子十分可怜。张汉举把他扶起来,读了信后,便拿了信到上房给梅兰芳及在座的人看。

众人读了信,起了恻隐之心,于是凑了约两百元,由张汉举转交。张汉举来到门外,把李志刚叫到门内的走廊下,问他住址。答是东斜街。张汉举说:好极了,我住在西斜街,你稍等一会,等宴席散了,我同你一道到你家去看看。李志刚说:我肚子很饿。张汉举便给了他5元的钞票一张。李志刚却不肯收,只说,从早晨到现在,粒米未进,现在只想吃东西。张汉举便叫仆人拿了些残羹剩饭,给李志刚在门房吃。

夜里11点,席终人散,张汉举与画家汪蔼士及李志刚一同乘汽车往西城驶去。汪系搭便车顺路回家。当车行至东斜街路口时,李志刚忽然凶相毕露,从腰间掏出一把旧式左轮手枪,向张汪二人明言他前面的话都是假的,他的目的是要向梅兰芳索要5万大洋。在他的逼迫下,汽车重又开回冯宅。此时梅兰芳已经回家去了。

李志刚不让张汪下车,只命车夫进去报告。冯幼伟拿了500元给车夫,李志刚不收,说:5万元一块钱也不能少。车夫重又入内,如此几次,终未谈妥。这时,适有两个巡警由西口走来,李志刚以为是冲着他来的,于是挟持张汪二人进入冯宅。后在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对

峙中,汪蔼士借机得以逃脱,而张汉举则被李志刚开枪打死,李志刚也丧命军警枪下,随后李志刚被枭首示众。

## 梅兰芳的邻居称有人要报“夺妻之恨”

然而,有人言之凿凿地说,案犯叫王惟琛,发案的地点不是冯宅,而是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家!说这话的人是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,薛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。那天,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良(字君房)偕夫人孙一清来拜访薛观澜,薛观澜回忆当时情景:

是日君房来到无量大人胡同,和我一见面,就很紧张地对我说:“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,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,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,我们一同出去看明白再说。”于是,我和君房,走出大门口一看,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,看来形势极其严重,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,如临大敌……

薛观澜笔下的案犯穿着浅灰色西装,文质彬彬,面色惨白,年约20岁左右。后经他打听来的消息是,案犯的名字叫王惟琛,是京兆尹(相当于市长)王达的儿子,于北京朝阳大学肄业。

王惟琛是纨绔子弟,一直单恋孟小冬,始终得不到小冬回应,正在百般愁苦之际,听说小冬已被梅兰芳“抢了去”,一时想不开,一天突然闯入梅宅,欲找梅兰芳理论。当时已近正午,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,佣人进来通报,说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见梅大爷。在座的张汉举自告奋勇,对梅兰芳说他先出去看看那

人有什么事,然后便离座随佣人走出餐厅往客厅走去。

张汉举来到客厅,还未等他开口,就见王惟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,抵住张汉举,叫道:“我不认识你,你叫梅兰芳快些出来见我,你夺了我的未婚妻,我是来跟他算账的,与你不相干。”

张汉举笑着对王惟琛道:“朋友!你把手枪先收起来吧,杀人是要偿命的,我看你是个公子哥儿,有什么事好商量。”然后,他又说梅兰芳出去了。王惟琛自己也很紧张,听说梅兰芳不在家,突然手足无措起来,恼羞之下,忽然改口要起钱来:“梅兰芳既敢横刀夺爱,我可不能便宜了他,我要梅兰芳拿出10万块钱来,由我捐给慈善机构,才能消得这口怨气。”张汉举与他讨价还价,钱数降到了5万。张汉举大声呼唤佣人,让他们转告冯幼伟,赶快去筹款。其实,早在王惟琛掏出手枪的那一刻,就有佣人忙不迭地奔到餐厅通知了梅兰芳、冯幼伟。此时,听王惟琛说要钱,冯幼伟一面打电话通知军警督察处,一面通知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。

钱送到时,军警也已包围了梅宅。当佣人将钱扔进客厅后,王惟琛将张汉举挟做人质,好使他安全离开梅家。走到大门外,王惟琛才发现军警不仅包围了梅宅,连周围屋顶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。因为过于紧张,他手中的枪响了,张汉举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一见人质已死,军警们众枪齐发,顷刻间,王惟琛被打成了蜂窝状,当场毙命。

无论如何,这场血案对于梅兰芳的刺激,并不只是对张汉举之死的歉疚,他还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。

# 岳书记带周子敬到大排档吃饭



继讯 著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悠悠古中州,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,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。堂堂大型国企,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,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?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?人民财产,岂能如此践踏?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,不畏强权,历尽艰难,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,铲除权恶势力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韩市长来到金冠大酒店,乘坐一部秘密专梯来到酒店第八层,与已经在这里等候的郑氏兄弟以及公安局局长宋坚开始了秘密会谈,讨论如何对付新来的国资委主任周子敬。而另一边,中州市委书记岳正达正准备带领周子敬去见一个叫贺铮的人。

官场小说

## 贺铮曾被判过刑

岳书记说:“我今天请你去吃百家饭,让你尝尝全部由下岗职工开办的大排档。”

周子敬危殆地揣测道:“我敢断言,你拉我去见的那个贺铮,肯定同中纺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”

岳书记笑了:“算你猜中了。不过,接风还是接风,一举两得嘛!”

岳书记接着说道:“中纺集团移交地方政府的时候,这个贺铮是主管生产经营的副总。十多年前,他因销售回扣问题被举报,结果以行贿罪被判处三年缓刑,并因此遭到‘双开’处分。恰恰在那个时候,金冠集团开始起步。”

“销售回扣是职务行为,最多算是违规,怎么能定罪?”周子敬疑惑道。

“是啊,这其中藏有隐情。”岳书记语重心长,“我还在省委工作的时候,就多次收到贺铮同志的申诉材料,并且全部批给了当时的中州市委。结果都是泥牛入海,杳无音信。我来中州后才知道,贺铮同志多年来一直忍辱负重,他变卖了个人的全部家产,为中纺集团下岗职工投资组建了再就业的公司,现在已经很有规模了。”

“你是要贺铮同志翻案?”周子敬精神振奋。

“是的,错案冤案一定要翻,我们共产党绝不能委屈贺铮这样的好同志!”岳书记坚决果敢。

“你的意图是不是让贺铮同志杀个回马枪,重新到中纺集团任职?”周子敬心扉灵通。

“对,把中纺集团交给贺铮这样的好同志,党和人民都放心!”岳书记心意笃定。

“妙棋。”周子敬不禁叫好,“这样也是一举两得,一则可以掌控中纺集团,二则能够迅速揭开障目的内幕。”

两个人对视一眼,同时发出会意的笑声。

## 郑天龙的儿子在贺铮手下当差

司机小吴娴熟地转动方向盘,拐进一条灯火通明的商业街,稳稳地停靠在路边。岳书记一行人步上街头,随着川流的人群走进一个巨大的棚式建筑。敞开的大棚上端悬挂着耀眼的灯箱,一行红色的大字嫣红如血——百家饭大排档。蓦然,一曲悲壮激昂的旋律在大棚内浑然荡响,是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。

周子敬随着岳书记步入饭菜飘香的大棚。这座大棚整体是轻钢骨架,左右两侧是两排铝合金圈隔的一块块招牌和风味不同的排档,是以家庭为单元独立经营的。大棚中间排列着整齐的简易餐桌,食客涌动,人流熙攘,看得出生意十分火爆。

过了一会,林秘书引领着一位身材高大、面庞黑瘦、头发灰白的中年男子走来。此人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,一双眼睛深邃而沉静,闪烁着睿智和坚毅的目光。

岳书记同来者亲切地握手,然后转向周子敬:“子敬,这位就是贺铮同志。”

林秘书指着周子敬介绍:“这位是国资委新来的周主任。”

贺铮不卑不亢地伸出手:“周主任,你好。”

贺铮引领着众人来到大棚深处,走进角落里一个用屏风围隔成的“单间”,一位身材细长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摆放餐具。这个年轻人面容俊朗,一副无框的晶体眼镜衬托出十足的书卷气,而一头蓬乱的长发又显现出现代青年的张扬风格。

岳书记似乎与这个年轻人

十分熟悉,见面之后竟然笑眯眯地主动打起了招呼:“年轻的小朋友,我们又来打搅了。”

年轻人也是满脸笑嘻嘻,亲热而随便地打趣道:“朋友之间不客气,谁要客气不仗义。”周子敬一头雾水,岳书记怎么会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称朋友?贺铮像是习以为常,指着年轻人给周子敬介绍:“这是小郑,我的助手。”

“我叫郑道,您是新来的周主任吧?”年轻人热情地迎上前握住周子敬的手,表现出一种令人诧异的自如。

周子敬点点头,故意矜持地品评年轻人的名字:“郑道——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“正是此意。”郑道毫不回避。

周子敬对他刮目相看,不由得仔细端详郑道的面容,忽然,他莫名地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时贺铮吩咐道:“小郑,你领着林秘书去选些菜来,让周主任尝尝咱们这里的特色。”

林秘书随着郑道出去了。周子敬问贺铮:“刚才那个叫郑道的年轻人,我怎么看着有些面熟?”

贺铮揶揄地笑了:“他可是名人之子,大名鼎鼎的郑天龙便是他的父亲。”

“怪不得。”周子敬恍然大悟,之后又十分不解,“郑家的公子怎会跑到你的帐下当差?”

“说来话长啊。”贺铮点燃手中的香烟。

## 金冠集团实际上是纸老虎

这时岳书记说道,“先别说那么多。子敬,解决贺铮同志的冤案问题是当务之急。可以告诉你,省委副书记看过贺铮同志的全部材料,也同贺铮同志谈过话,他明确指示:要还贺铮同志一个公道!

因此,你接管国资委后,首先要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案子的真相,配合省纪委和律师调查取证,彻底洗清贺铮同志的不白之冤。”周子敬严肃地点头应诺。

“还有,中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。”岳书记郑重地说,“你们两个人要通力合作,一是要揭盖子,二是要正确完成改制。”

“揭盖子也许相对容易,改制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。”周子敬还心存疑虑。

“不不然。”岳书记不同意周子敬的说法,“我倒认为改制是揭盖子的突破口,牵一发而动全身,可以促使问题尽早暴露。”

“我同意岳书记的看法,而且我认为改制要相对容易。”贺铮表明自己的意见。

周子敬灵光一现:“看来贺铮同志对此早有思考。”

贺铮又点燃一支烟:“我说改制容易是基于实际上不过是资本性质的运作。那些人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低价评估低价拍卖,一是靠权势,能控制操作,非他莫属;二是靠资本,依仗金冠集团的经济实力,搞垄断性购买。相应对策也是如此,一、岳书记是中州市的一把手,上有省委副书记的支持,又将要进行相关部门的人事调整,权势上足以抗衡。二、资本方面可以采取政策性调整,在股权分配与认购、公开挂牌拍卖等综合举措上,强制性实行公开公正的原则,完全可以打破所谓的垄断。”

周子敬稍作沉思,又问:“有没有具体方案?”

“具体方案还不成熟,仅仅有一些想法。”贺铮十分坦率,“第一步,首先要推翻他们的那个资产评估报告,从省城聘请一家更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对企业资产重新进行评估。第二步……”

周子敬一边听着贺铮的讲述一边紧张地思索,时而喜形于色,时而眉头微蹙,等贺铮讲述完毕之后,周子敬面对岳书记:“我认为贺铮同志的想法很有创意,但是不知政策上能否行得通?”

岳书记像是对此早有思考,“就此问题我同省发改委的同志探讨过,他们基本上是认同的,只要地方政府支持,完全可以操作。”

“金冠集团背景强大,不会善罢甘休,将会有一场激烈较量。”周子敬表示忧心。“金冠集团貌似强大,实际上也是纸老虎。”贺铮颇为不屑。

“这话怎么说?”周子敬问。贺铮早已深思熟虑:“金冠集团是有几十个亿的资产,但是,他们盲目扩张,目前完全是依赖贷款维持企业运转。据我所知,金冠集团的贷款总额多达十多个亿,只要我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对策,逼他们还贷,不要说别想吃掉中纺集团,恐怕他们自身都难保了!”

“好一个釜底抽薪!”周子敬兴奋地拍案叫绝,但是转而又充满疑虑,“金冠集团能够获得如此巨额的贷款,肯定同银行关系不一般,我们如何操作?”

岳书记笑了:“子敬不必担心,市财政局和市里几家银行的领导马上就要调换,等新领导到任后就可以操作了。”

“看来你们早有方案了,今天只是给我一个人开会吗?”周子敬如梦初醒。岳书记同贺铮会意地对视一眼,同时笑了。

贺铮忽然说:“小郑,你领着搞什么名堂去了?端着菜要这么久?”

岳书记笑道:“你错怪他们了,肯定是林秘书的安排,给我们留下说话的空间。现在好了,我们的会开完了,你可以去招呼他们。”

贺铮急忙站起身,走出屏风。